



COLLECTION

周德东绝版文集

WORKS



爱情啊，你别开花

LOVE PLEASE DON'T BLOSSOM

周德东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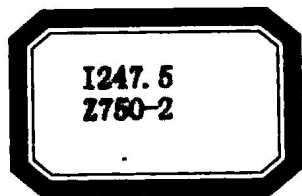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COLLECTION

周德东绝版文集

WORKS



爱情啊，你别开花
LOVE PLEASE DON'T BLOSSOM

周德东◎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周德东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爱情啊，你别开花/周德东著. —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
2008.10

（周德东文集）

ISBN 978-7-80759-398-0

I. 爱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145749号

出版发行：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刷者：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45mm×210mm

字数：260千字

印张：8.75

出版时间：2008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胡利

特约编辑：雷同 赵海萍

装帧设计：居居

ISBN 978-7-80759-398-0

定价：25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454

传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序



惊悚小说是人类必读物

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。

人类之初，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，就创造了鬼神文化。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，作为一个文人，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。

时间深邃，空间浩瀚——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

恐惧感来自遗传、经验、想象、暗示。它伴随我们一生。

婴儿离开漆黑、柔软、温暖、寂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恐惧；长大之后，对黑暗、灾祸、玄虚、未知充满恐惧；于人生的尽头时，对死亡充满恐惧……

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。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，比如变态杀人狂、灾难、怪兽、外星人、机器人等等，那是某种物质的惊悚；东方倾向于鬼魅的惊悚，比如莫名其妙的怪事、不可解释的现象、若隐若现的神秘不可抗力等，那是某种精神的惊悚。

既然每个人都有恐惧感，那么，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，惊悚小说就不能缺席了，它用来探索惊悚、展现惊悚、战胜惊悚。

从功能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猛药，“熟视无恐”，它能够增强读者的抗惊悚心理素质，从而变得勇敢和坚强；从娱乐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辣椒，用来丰富读者的口味。我们不可能天天吃辣椒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辣椒这个品种，那我们的精神餐桌就太单调了；从文化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

对源远流长的鬼神文化是一种传承；从哲学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是在探索生命、灵魂和宇宙的奥秘……

中国当代惊悚小说依然处于摸索阶段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经过多年的艰难努力，本土惊悚小说终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很多惊悚小说开始占据图书畅销榜，拥有了特定的读者群体。近两年，惊悚小说如同雨后春笋从各个角落冒出来，有优有劣，令人喜忧参半。

当下的惊悚小说基本分两大类：一类是鬼故事，更多流传于民间和网络。优秀的鬼故事并不多见，很多鬼故事停留在民间传闻阶段，没有经过文学提炼，宣扬迷信和血腥，意义消极，大大贬低了惊悚文学在大众心中的形象；另一类是惊悚故事，以鬼魅为表皮，最后慢慢揭开谜底，还原现实真相。我把这类故事称为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好的惊悚故事抨击人性之恶、现实之丑，在各类题材中最具力量。

我写过十四部惊悚小说，均属于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其中，我最喜欢《三减一等于几》。

实际上，大手笔的惊悚小说呈现的应该是某种天马行空式的惊悚，甚至没有逻辑。追求严谨，那是推理小说。而目前，中国的惊悚小说家挤在同一条刚刚起步的路上，都在比拼编故事的技巧——不管前面的悬念多么巨大，中间的气氛多么惊悚，结尾都要给出一系列严丝合缝的解释。为了最后能够自圆其说，驴唇对上马嘴，我们的作家总是在绞尽脑汁地重复这样一个工作：造包袱和抖包袱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作品显得刻意、做作、拘谨、虚假。

在我看来，惊悚小说要上台阶，比拼的不是技巧，而是想象力。

远古时期就产生了鬼神文化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。那时期的人类思维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之初，属于孩子式的思维，而我们现在缺乏的恰恰是孩子式的想象力。前路漫漫，让我们上下左右前后求索吧。

最后说一句，虽然我写惊悚故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生活中所有的惊悚都是故事。



你去问马吧001

那个目光呆滞的疯子天天都在画画。他的妻子偶然发现了这些画，顿时毛骨悚然——你说，他在画什么？

装在玻璃瓶里的爱心015

心就是经常出现在情诗里的爱心，海枯石烂那种。瓶子就是医院里常见的那种瓶子，玻璃的。

路遇029

我两次经过这条公路都见到了她。可是，有人告诉我，她在和我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就死了……

第104天041

家里除了人，已经没有任何活物了！就在这时候，他看见太太提着一把尖刀，在黑暗中慢慢走向了他……

兜圈子情书047

一个男子接到一封奇怪的求爱信，这封信在三个女子手中诡异地传来传去，变成了一封死亡通知书……

假面舞会055

谁都不知道，那些面容恐怖的跳舞者中，有一个人其实没有戴面具。

寻宝061

你曾经得罪过一个人，他一直没有报复你。可是，你别高兴得太早……

金锁链073

我是老佛爷，你必须按照信上的指令做，否则三天后……恐怖的是——结果跟你想像的一模一样！

目录

CONTENTS





CONTENTS

目录

狐小君 093

有一天，女朋友敏锐地盯住了他的前襟，并且捏起一根细细的东西来……那不是头发。

第四道门 103

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许许多多的门，其中也许有这样一道门，它只适合成为永恒的秘密。那么，你千万不要打开它。

看不见的女婿 113

从表面看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：丈夫早出晚归，媳妇在家缝衣做饭……实际上，那个所谓的丈夫根本不存在。

爱情啊你别开花 125

让我们亲眼看着——两个美好的人是怎么一天天变成鬼的。

恐怖的鸚鵡 139

漆黑的夜里，他在半梦半醒中听到一个恶狠狠的声音：“撞死你！”

太阳是假的 169

她在黑暗的世界里，在黑暗的时间中，撞到了一个黑暗的人身上，于是就有了这个黑暗的故事……

空前绝后 193

一个男人，在这个世界的屋脊上巧遇一个女人，两个人就结了伴。当他和她一起下来时，竟然发现这个地球上一个人都没有了，而那个女人始终像影子一样跟随在他的背后。



你去问马吧

爱与爱互相碰撞，专一与专一互相破坏，情与情互相矛盾，美好与美好互相羁绊……

田 失踪

这件事从开始就有点怪。

我的朋友张潢是2002年7月24日失踪的。他的房东打电话对我说了这个消息，我大吃一惊，马上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妻子。

其实，说缝缝是他的妻子已经有些勉强。三年前，缝缝就坚决地向张潢提出要离婚，但是他死活不同意。据说，他在缝缝面前哭过很多次，跪过很多次，缝缝始终不回心转意。

一直到最后，张潢也不肯和她去办离婚手续，缝缝就和他分居了。其实，她早就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，不久，她和那个男人公开住到了一起，差不多成了事实夫妻。

那个男人很有钱，丧偶。

知道了这个信息，我们马上会想到这个女人嫌贫爱富什么的，但我觉得，也许人家两个人真是有感情，要不然也不会如此执著。并非所有的有情人都能成眷属，并非所有的物质爱情都不幸福。

反过来，张潢倒有点迂腐了，人家都过上日子了，你还死死抓着一纸结婚证不放手，有什么意思呢？自己过不好，也不让人家过好。

不过，缝缝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生活的一年里，张潢从没有去找过缝缝，更没有去闹过事。他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，几乎天天醉酒，也不画画了，荒废了他的艺术……

那段时间，电视台正在播放《121大案》，片头歌是那个声嘶力竭的呼喊：“枪响了——出事了——”

我感觉，张潢肯定出事了。我怀疑是缝缝现在的那个男人干的，因为张潢是他和缝缝未来的一个阻碍，现在的一个阴影。或许，缝缝也参与了。碎尸？活埋？混凝土浇注？

这一晚，我内心惊悚，失眠了。

我听说，缝缝和张潢是在海边认识的。那是个黄昏，风很凉。

缝缝应该算是个文学女青年，她从小就幻想一种诗意的生活。而我的朋友张潢是个画家，长发披肩，高大英俊，气质不凡，当时他正在沙滩上作画。到海边捡贝壳的缝缝走过他的身旁，好奇地停下来观看。张潢是个不善于和女孩打交道的人，他醉心于他的画，根本没在意旁边有人在看。后来，缝缝主动和他搭话，又索要了他的手机号码。第二天，缝缝就约他吃饭……

可以说，缝缝对张潢是一见钟情。

结婚后，张潢对缝缝特别好，只是张潢除了画画别无所长，他又不肯把他的艺术变成钞票，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。

有一次，有个书商托我帮他物色个美术编辑，薪水挺高的，我找到张潢，想推荐他去，却被他一口回绝。

他们婚后7年一直靠缝缝的工资生活。

张潢只挣到过一次钱，那还是我帮他联系的——有个台湾的画商，看中了他的画，在台湾为他办了个画展，卖掉了三幅，除掉展厅租金和画商的代理费等等，他得到了4200元人民币。那次，他们两口子专门请我吃了一次饭。缝缝特别高兴，笑得像个小孩子，她说：“我家张潢也能赚钱啦！”

我当时有点心酸。

几天后我听说缝缝和张潢大闹一场——他们有近万元的债，而且连个空调都没有，热得喘不过气。可是张潢却花了3000多元钱为缝缝买了一个戒指。缝缝气得大哭起来，张潢坐在一旁，一言不发……

缝缝在电话里听我说了张潢失踪的消息，没有哭，听语气好像很生气，她让我想一想，张潢可能去哪里。这没有消除我的怀疑。

天一亮，我就决定到派出所去报案。

四 疯了

还没等我报案，缝缝就打来了电话，她急急地说：“G市一家宾馆的保卫部打来电话，说张潢在他们那里，他疯了！”

我的脑袋像挨了一闷棍。

但是，我马上感到了一种恐惧，我觉得这个事件有点熟悉，好像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。难道现实中发生的事，很久以前就以梦的方式对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做了预兆？

缝缝说：“你知道，他没有什么亲人。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我只有求你了，跟我去把他接回来吧。”

我说：“好吧。”

我们是坐飞机去的。

我好久没见缝缝了，她打扮得很华丽，一看就知道她现在的生活很优越。一路上她的话很少，显得心事重重，焦灼不安。

中午，我们就到达了G市那家宾馆——鸿雁宾馆。

负责人对我们说：“这个客人是7月20日住进来的。开始，他还挺正常，只是有点阴郁。第二天早上，服务员去收拾房间，发现他已经疯了，我们马上派两个保安把他看护起来，然后翻他的笔记本，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，我们就立即打了电话……”

然后，他就带着我们去了张潢的房间。

我们出了电梯，走近那个房间的时候，缝缝在我身后突然受了巨大惊吓一般尖叫了一声。我哆嗦了一下，回头看去，她昏厥在地。我急忙抱起她，掐人中，过了好半天她才醒过来。

“你……怎么了？”

她极其虚弱，欲言又止。我想她可能是神经太紧张所致，也就不再追问，扶着她走进那个房间。

张潢脸色铁青地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眼珠一动不动。

那个负责人和两个保安走了。房间里只剩下我、缝缝和张潢。很静。

我轻轻地试探地问：“张潢，你……还记得我是谁吗？”

他望着天花板，不理睬。

我又指着缝缝问：“那你知不知道她是谁？”

缝缝万分紧张地注视着张潢的反应，他仍然望着天花板不说话，眼神空茫而呆滞，一看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。

我再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”

张潢突然把目光投向我，嘶哑地说：“你去问马吧！”

我一下就懵了。

我陡然想起来，这是一篇小说中的一句话！而这个事件，

正是那篇小说中的情节！

实际上，我并没看过那篇小说，是张潢讲给我的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当时，张潢神秘地对我说：“我刚刚看到一篇小说，名字叫《你去问马吧》，写的是爱情，但是我看了后，却觉得特恐怖。”

接着，他就对我讲起了那篇小说：

有一对夫妻，那女人移情别恋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，嫁给了另一个男人。有一天，她突然听说她的前夫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家宾馆疯了，她立即赶去，看见他的前夫躺在床上，两眼发直，看着天花板，一言不发。她就哭着问他——你怎么了？你忘了我是谁吗？问了好多遍，那男人终于冷冷地说：你去问马吧！

缝缝的眼泪缓缓流出来。

从此，张潢要么不说话，要么就是这一句：你去问马吧！

四 报复

第二天，我和缝缝带着张潢返回，在火车上，张潢蔫巴巴地缩在一角睡着了。缝缝静静地看着他，慢慢对我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昏厥吗？”

我突然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她愣了。

“昨天，你走进那家宾馆，爬上那个楼层，靠近那个房间，越来越感到熟悉……对不对？”

她瞪大了眼睛。

“你忽然意识到，他是在报复你，他是用他的疯在报复你。因为10年前，你和他旅行结婚度蜜月，就住在这个鸿雁宾馆，而且就是这个楼层这个房间。当年，鸿雁宾馆在搞一个活动，凡是在他们宾馆度蜜月的新人，10年后可以再回来，

免费度结婚纪念日。当时还给你们发了一张承诺卡。今年7月20号，是你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他一个人来了。那承诺卡都发黄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以为早丢了，没想到他还一直珍藏着……”

缝缝更惊异了。

我说：“这是一篇小说，很早以前，张潢对我讲过的一篇小说。”

缝缝看了看熟睡的张潢，又看了看我，有点高兴，说：“难道张潢是在按照那篇小说表演，想让我回心转意？”

我难过地摇摇头：“不，我能感觉到他决不是在演戏。也许，他清醒的时候，是效仿那篇小说的情节一个人来到了这个宾馆，之后，他就真的疯了，诀别了这个真实的世界，彻底进入了那篇虚拟的小说。他说过，他害怕那篇小说，尤其是那句台词——你去问马吧。”

缝缝的眼泪又掉下来。

我叹了口气，继续说：“换一个思路吧。为什么多年后发生的一件事，多年前就在小说中出现了呢？这事情太神秘了。”

是的，这世上有很多事情都太神秘了，只有马知道。

……半夜的时候，缝缝倚在张潢的身上睡着了。他们睡得很亲密，很安详。

火车在朝前飞奔，车窗外的油菜花漫山遍野，开得那么灿烂，令人想哭。

四 梦中的马

缝缝是个好人，她决定把张潢接到她的家中。

她后来的男人叫克利，比缝缝大8岁。他当然不愿意接受缝缝的这种做法，夫妻两个人过日子，生活中突然又多了她契

约上的丈夫，这算怎么回事呢？

缝缝说：“克利，我和他好歹夫妻一场，怎么忍心看着他被送进疯人院呢？假如，有一天你疯了，我也不会那样做啊！”

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非要你照管他呢？”

“他没有什么亲人。”

“你可以给他请个保姆，我们出钱。”

可是，缝缝到劳务市场跑了几趟，人家一听说侍奉一个精神病，都不来。没办法，她又央求克利。克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缄默。

“你就当他是我弟弟吧。”缝缝哭着说。

克利把她搂在怀里，无奈地说：“我把他当成我弟弟。”

就这样，张潢留在了缝缝家。

忘了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：克利在郊区开了一个跑马场。

这个跑马场占地数万平方米，国际标准白色木制栏杆，引道，马闸，大看台，小看台，服务楼，停车场……

他拥有几十匹良种赛马。

缝缝经常跟驯马师学骑马。那些马都是从爱尔兰、瑞士等国引进的优秀的纯血马和混血马，缝缝都认识它们了，甚至能叫出它们的名字。

克利在城里有一套房，很高档的住宅楼。但是，为了便于经营，平时他和缝缝一直住在跑马场附近的别墅里。那别墅是个小二楼，克利和缝缝住在一楼，让张潢住在二楼，他如果想外出，必须经过一楼。

张潢似乎从没有想过走出这个豪华的小楼。吃饭的时候，保姆就把饭菜给他端上去，他吃饱了，就缩在他的房间里发呆。他永远拉着窗帘，也不开灯，他的房间里总是暗暗的。他甚至连楼都不曾下来过。二楼有厕所，他吃喝拉撒都在二楼。

缝缝很少上楼去陪他，尽管她知道她应该经常跟他聊聊

天。她怕克利不愉快。

一次，克利不在家，缝缝上了楼，推开张潢的门，看见他正在暗暗的房间里画画。

他还在画画！

缝缝走近他，轻轻说：“张潢……”

张潢像受了惊吓，急忙把他的画收起来，塞到床下去。

“你在画什么？”缝缝问。

张潢木木地看着她，不说话。

“告诉我，你在画什么？”

“你去问马吧！”他突然说。

缝缝叹口气，静静端详他一阵，转身慢慢下楼了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。

克利跟缝缝在楼下的客厅里聊天，或者在楼下的卧室里做爱，张潢就在他们头上盯着地板发呆。

自从张潢进入了生活中，克利的情绪一直不太好，话语也少多了。缝缝有点惴惴不安。总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，可是，张潢是个孤儿，该怎么办呢？

这天晚上，克利在跑马场工作一直到很晚才回家。

睡到半夜的时候，他突然坐起来，惊叫着跳到地上，在卧室里狂跑。缝缝一下就醒过来了，见到眼前的情景，她吓了一跳，大声说：“克利，你干什么？”

克利不停地跑，直到一头撞了南墙，才惨叫一声，摔在地毯上。

“小关！小关！”缝缝一边喊保姆一边惊慌失措地打开灯，跳下床。

克利正用手捂着脑袋呻吟，他的脑袋流血了。这时候，他终于醒过来，艰难地站起来。

保姆推开门，大声问：“阿姨，怎么了？”

“快点拿止血药来！”缝缝一边说一边把克利扶到床上，

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做梦了？”

克利痛苦地摇摇头。

保姆把药拿来了，缝缝给克利敷了一些，血止住了。克利朝保姆摆摆手，意思是不需要什么了，保姆就退下去了。

“你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“……我恍惚看见一匹黑马，它追我。”

“你那是做梦。”

“它追了我半宿。我实在跑不动了，瘫软在地，它用前蹄狠狠地踩我，踩我的脑袋……”

“黑马？是木炭？”

克利想了想，摇摇头。

“是四蹄雪？”

克利还是摇头。

“是腱子？”

“它不是咱家的马，我从来没见过。它的马鬃很长，垂下来，挡着它的眼睛……”

缝缝轻轻抚摸克利的头，说：“你可能是哪一天受了马的惊吓。还疼吗？”

“没事儿，睡吧。”

缝缝觉得克利是太累了，睡觉魔着了，并没有太在意。

没想到，几天后的一个夜里，又发生了相同的情况：克利睡到半夜突然又坐起来，一边叫一边发疯地冲了出去，竟一头撞在一根柱子上，惨叫一声，栽倒在大理石地面上。这次，他头上的伤口很大很深，缝缝追出去，吓坏了，呼叫保姆拿来药和纱布，匆匆为他包扎了一下，然后把他扶上轿车，向医院疾驰。

在医院里，克利说起他的梦，双眼还充满惊恐——还是那匹黑马！它像鬼魂一样在后面对克利穷追不舍。他跑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的草原上，累得筋疲力尽，一头摔倒在地，那黑马就冲上来，高高扬起前蹄踩他的脑袋……

这时候，缝缝突然想起张潢那句疯话：你去问马吧！猛地抖了一下。

回到家，保姆正坐在客厅里等他们，房间里亮着灯。缝缝进门后，看见通往二楼的楼梯黑糊糊的。她小声问保姆：“张潢没下来吧？”

保姆说：“没有。刚才我听见楼上好像有动静，我悄悄上去趴他的门缝看了看……”

“他在干什么？”

“他的房间里挺暗的，看不太清楚，他好像在画画。”

缝缝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这个疯子，深更半夜不睡觉，竟然在画画！

……

后来，缝缝带克利去看了几个心理医生，都说不出子丑寅卯。

这一天，天黑之后，缝缝还是像往常那样，坐在克利的旁边，静静望着他，直到他睡着。她一直抓着他的手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克利似乎睡得挺安详。

夜越来越深，跑马场偶尔传来一声马叫。

过了半夜，缝缝实在熬不住了，她觉得今夜克利不会再有什么问题，就盖上被子，躺下了。但是，她没有关灯，她的手依然抓着克利的手。

当她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克利的手猛地抖了一下，接着恐惧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：克利尖厉地叫了一声，猛地坐起来，转身就要朝床下跑，缝缝打个激灵，敏捷地搂住了他！

“克利！”她大声叫喊他。

克利一边奋力想挣脱一边惊恐地回过头，当他看见缝缝的时候，显得更加害怕，他声嘶力竭地叫道：“别踩我！别踩我！！！”

缝缝死命抱着他不放手。保姆也跑过来，和缝缝一起抱住